

上海译文出版社

Il nome della rosa  
Umberto Eco

玫瑰的名字

[意] 翁贝托·埃科 著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Il nome della rosa

Umberto Eco

玫瑰的名字

[意] 翁贝托·埃科 著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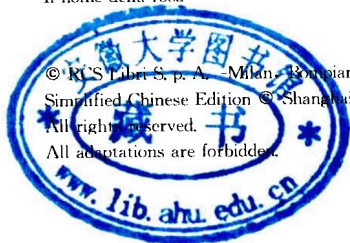
玫瑰的名字/(意)埃科(Eco, U.)著;  
沈萼梅 刘锡荣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327-4854-9

I. 玫... II. ①埃...②沈...③刘...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7113号

UMBERTO ECO

Il nome della rosa



图字: 09-2005-648号

玫瑰的名字  
Il nome della rosa

UMBERTO ECO  
翁贝托·埃科 著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354,000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854-9/I·2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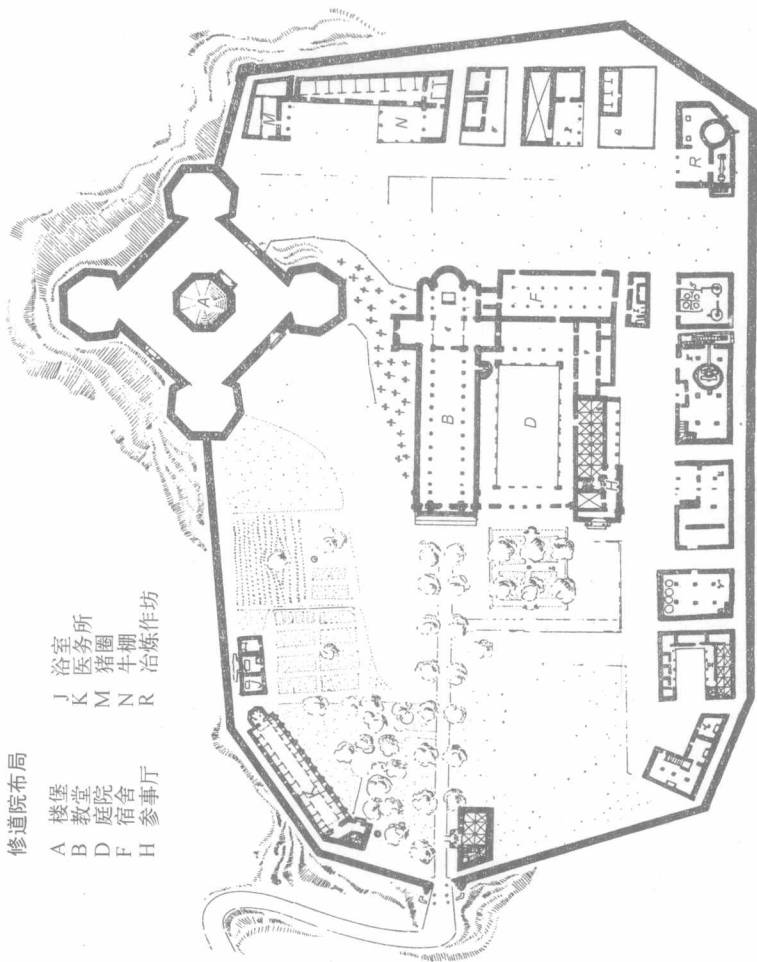
定价: 33.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修道院布局

A 楼堡  
 B 教堂  
 D 庭院  
 F 宿舍  
 H 参事厅

J 浴室  
 K 医务  
 M 猪圈  
 N 牛栏  
 R 冶炼坊



## 目 录

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 1

序 / 11

第一天 / 23

晨祷 其间,他们来到修道院坐落的山脚下,威廉显示出超凡的睿智。/ 25

辰时经 其间,威廉和修道院院长有一次颇具启示性的谈话。/ 32

午时经 其间,阿德索观赏教堂的大门,威廉与卡萨莱的乌贝尔蒂诺重逢。/ 47

午后经之前 其间,威廉和药草师之间有一次深奥的对话。/ 77

午后经之后 其间,他们参观了缮写室,结识了许多学者、誊写员和书目标注员,还有一位期待敌基督降临的老盲人。/ 83

夕祷 其间,威廉参观修道院其他地方,对阿德尔摩的死因得

出初步结论。与负责玻璃装饰的修士谈话，涉及阅读书籍所用的眼镜，以及迷恋书籍的人所产生的幻象。/ 97

晚祷 其间，威廉和阿德索受到修道院院长的愉快接待，聆听豪尔赫忧愤的谈话。/ 107

## 第二天 / 113

申正经 其间，几个时辰神秘的愉悦时光，因一起血腥事件而中断。/ 115

晨祷 其间，乌普萨拉的本诺和阿伦德尔的贝伦加吐露了一些内情，阿德索领悟了悔罪的真正含义。/ 125

辰时经 其间，目睹了俗人之间的一场争吵。亚历山德里亚的埃马洛影射了一些事情。阿德索默想圣德之道和魔鬼的丑恶，然后威廉和阿德索回到缮写室。威廉见到某些有意思的东西，他第三次谈论“笑”是否得体，但他还是不能进入他想去的地方。/ 137

午时经 其间，本诺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从中可窥见修道院生活中不光彩的阴暗面。/ 154

午后经 其间，院长为他的修道院所拥有的财富而自豪，心里却又害怕异教徒。最后，阿德索怀疑自己选择周游世界是否错了。/ 160

夕祷之后 章节虽短，但其间，年迈的阿利纳多说到迷宫，以及如何进入其中的一些相当有意思的事情。/ 176

晚祷 其间，进入楼堡。发现一个神秘的不速之客，找到一页藏有巫术符号的神秘书稿，刚找到的一本书转瞬消

失。关于寻找此书的事，以后许多章节里将多次讲述，威廉宝贵的眼镜被盗，也不是奇遇的终结。/ 181

夜晚 其间，终于进入迷宫，闯入者出现了怪异的幻觉。而且就像迷宫里通常会发生的那样，他们迷失了方向。/ 191

### 第三天 / 203

从赞美经到晨祷 其间，贝伦加失踪了，在他的屋子里发现了一块血迹斑斑的白布，别无其他。/ 205

辰时经 其间，阿德索在缮写室里思考他所在教会的历史，以及书籍的命运。/ 207

午时经 其间，萨尔瓦多雷对阿德索推心置腹，三言两语难以概括，但是勾起他许多不安的沉思。/ 211

午后经 其间，威廉跟阿德索谈论一大批异教徒以及“贱民”在教会里的作用，谈论他对认识普遍规律的怀疑，并顺便讲述他如何破译了韦南齐奥留下的魔符。/ 221

夕祷 其间，再次跟修道院院长谈话，威廉对于揭开迷宫之谜有一些惊人的想法，而且以最合理的方式取得成功。之后他吃起奶酪薄饼来。/ 238

晚祷之后 其间，乌贝尔蒂诺对阿德索讲述了多里奇诺修士的故事，阿德索回想起别的故事，以及他曾在藏书馆读到过的故事；后来，与一位美丽而又可怕的姑娘邂逅，宛若遇上了一支展开旗帜的军队。/ 251

夜晚 其间，心神不宁的阿德索向威廉告解，思索着女人创造人的作用，但随后发现了一具尸体。/ 285

#### 第四天 / 291

赞美经 其间,威廉和塞韦里诺检验贝伦加的尸体,发现他舌头发黑,溺死的人很少是这样。随后,他们讨论了剧毒的药品以及很久以前发生的一桩盗窃案。/ 293

晨祷 其间,威廉先后诱使萨尔瓦多雷和食品总管供认他们的罪过,塞韦里诺找到了威廉被偷的那副眼镜,尼科拉送来了新眼镜,威廉拿着两副眼镜去破解韦南齐奥的手稿。/ 302

辰时经 其间,阿德索备受情爱的折磨而无法释怀,威廉拿着韦南齐奥写的密文来了,尽管已经破译,但还是读不懂。/ 314

午时经 其间,阿德索去采松露,见到方济各会的人到达,他们跟威廉和乌贝尔蒂诺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获知有关约翰二十二世的许多令人伤心的事情。/ 325

午后经 其间,勒普热的红衣主教、贝尔纳·古伊和从阿维尼翁来的人到达修道院,随后各行其事。/ 339

夕祷 其间,阿利纳多好像提供了宝贵的信息,经过对一系列确定无疑的失误的分析,威廉用自己的方法推断出一个相当可能的事实真相。/ 342

晚祷 其间,萨尔瓦多雷说出一种令人惊奇的魔术。/ 347

晚祷之后 其间,他们重返迷宫,到了“非洲之终端”的入口,却进不去,因为不知道“四”的第一和第七是什么意思。最后,阿德索再次陷入痴情症,病症蕴含相当的学术意味。  
/ 350

夜晚 其间,萨尔瓦多雷不幸被贝尔纳·古伊发现,阿德索



爱慕的姑娘被当做女巫抓起来，众人带着比以往更烦闷、更忧虑的心情就寝。/ 370

#### 第五天 / 377

晨祷 其间，就耶稣守贫的议题展开了一场友善的辩论。/ 379

辰时经 其间，塞韦里诺跟威廉谈到一本奇怪的书，威廉对使团成员谈了一种奇怪的世俗理政之道。/ 394

午时经 其间，发现塞韦里诺被人杀害，而且他找到的书不见了。/ 404

午后经 其间，依法进行审判，结果是错误人人有份，令人尴尬。/ 416

夕祷 其间，乌贝尔蒂诺逃跑了，本诺上任，威廉对于那天遇上的各种人不同的欲念发表了一些见解。/ 439

晚祷 其间，聆听关于敌基督即将降临的一番训诫，阿德索发现了那些有名望之人的威力。/ 446

#### 第六天 / 457

申正经 其间，吟唱《君主们登上了宝座》，马拉希亚倒毙在地。/ 459

赞美经 其间，选出新的食品总管，但藏书馆馆长一职仍未补缺。/ 464

晨祷 其间，在参观教堂地下珍宝库时，尼科拉讲述了许多事情。/ 467

辰时经 其间，阿德索在聆听《愤怒之日》时，做了一个梦，也可以说是产生了幻觉。/ 475

辰时经后 其间,威廉为阿德索释梦。/ 487

午时经 其间,前几任藏书馆馆长的接任史得到了证实,那本神秘的书也有了更多的消息。/ 491

午后经 其间,院长拒而不听威廉的分析,却大谈宝石的内涵,表示希望威廉别再调查那些不幸的事件。/ 498

夕祷与晚祷之间 其间,简述长时间的困惑和迷茫。/ 508

晚祷之后 其间,威廉几乎是偶然发现了进入“非洲之终端”的秘密。/ 511

#### 第七天 / 517

夜晚 若要记述这里的奇妙发现,标题就该跟整个篇章一样长了,这不符合惯例。/ 519

夜晚 其间,发生了火灾,由于过多的美德,地狱之力占了上风。/ 537

#### 尾声 / 551

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我得到一本书，书名为《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此书是一个名叫瓦莱<sup>①</sup>的神父由拉丁语翻译成法语的，参照的是修士让·马比荣<sup>②</sup>的版本（巴黎苏尔斯修道院出版社，一八四二年）。书中附注的历史资料甚少，不过声称是忠实地脱胎于十四世纪的一份手稿。这手稿则是十七世纪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梅尔克修道院发现的，这对于圣本笃会的历史研究卓有贡献。这一学术上的 *trouvaille* <sup>③</sup>（按时间顺序这是我的第三个发现）令我喜出望外。当时，我正在布拉格等待我的一位密友。六天后，苏联军队侵入那座不幸的城市。我好不容易抵达奥地利的边境城市林茨，从那里前往维也纳，跟我所等待的人会合，并与他一起沿多瑙河溯流而上。

我读着梅尔克的阿德索讲述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如临其境，着迷而兴奋；我沉醉其中，几乎是一气呵成把它翻译成意大利语，用了好几本约索夫·吉尔贝 *Papeterie* <sup>④</sup> 出品的大开本笔记本，那种笔记本用柔软的鹅毛笔书写特别惬意。就这样，在翻译此书期间，我们来到梅尔克附近。那座数个世纪几经修缮的异常漂亮的修道院仍屹立在一处河湾的山冈上。也许读者已经猜到了，在修道院的藏书馆里，我没有找到阿德索手稿的任何踪迹。

那是一个悲剧性的夜晚。在抵达萨尔茨堡之前，在蒙德湖畔的一个小旅馆里，与我结伴同行的人突然消失不见，并带走了瓦莱的那个译本。我与那人结伴的旅行也就此中断。我并非觉得他有恶意，而是不明白他结束我们关系的方式为什么那么蹊跷和 abrupto<sup>⑤</sup>。这样，我就只剩下自己亲手翻译的笔记本译稿，以及一颗无比惆怅的心。

几个月后，在巴黎，我决心把考证该书的研究进行到底。幸而，从法译本摘下来的不多的信息中，有关故事出处的参考资料及书目倒特别详细而准确：

*Vetera analecta*<sup>①</sup>，或称《古代著作和各类小册子汇编》，包括诗歌、书信、公文、碑文等；另外，有让·马比荣的一些旅德笔记，以及一些批注和学术论文（马比荣是圣本笃会和圣毛罗修士会的司祭和修士）；还有介绍马比荣修士生平的书和某些小册子的新版本，其中有关于献给杰出的红衣主教博纳的圣餐使用的未发酵和发酵面包的论述。此外，还有西班牙主教埃尔德丰索有关同样论题的手册，以及罗马的埃乌塞比奥写给法国泰奥菲洛关于对不知名圣人的崇拜的书信（经国王特许，于一七二一年由巴黎雷维斯科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位于米歇尔大桥附近）。

我很快就在圣热纳维耶芙藏书馆找到了《古书集锦》。不过，令我十分惊诧的是，我找到的这个版本有两处细节与资料记载不符：首先是出版社不符，应该是蒙塔朗出版社，ad Ripam P. P.

---

① P. Vallet, 十九世纪巴黎圣符尔比斯教堂神甫。

② Jean Mabillon(1632—1707), 法国本笃会修士。

③ 法语, 新发现。

④ 法语, 造纸厂。

⑤ 拉丁语, 唐突。

⑥ 拉丁语, 古书集锦。

Augustinianorum (prope Pontem S. Michaelis)<sup>①</sup>；其次是日期不符，晚了两年。毋庸赘言，这些轶事显然丝毫没有涉及阿德索、或者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手稿——相反，谁都可以验证，这只不过是一部中篇和短篇故事集，其中有数百页是瓦莱神父翻译的。我求教了几位研究中世纪的著名学者，如尊贵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艾蒂安·吉尔松<sup>②</sup>。显然，我在圣热纳维耶芙藏书馆里见到的《古书集锦》是个孤本。在屹立于帕西近郊的苏尔斯修道院的一次短暂逗留，以及与朋友阿尼·莱尼斯特修士的一番谈话，使我深信从来没有什么瓦莱神父用修道院的印刷机（再说当时并不存在）印行过什么书籍。看来，法国学者在提供参考资料的时候是疏忽大意了。不过，这个个案也太超乎常理，着实令人悲观，我开始怀疑所获得的书是一本假托之作。如今，瓦莱的译本是难以寻觅了（因为某种原因，至少我是不敢去找那个把我的书拿走的人，把书再要回来）。剩下的只有我的笔记，如今对那些笔记我也要打问号了。

人的躯体疲惫不堪，或精神极度兴奋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魔幻般梦魇的时刻，会在幻觉中见到过去曾经相识的人(en me retraçant ces détails, j'en suis à me demander s'ils sont réels, ou bien si je les ai rêvés<sup>③</sup>)。后来，我从有关比夸神父的那本可爱的小书<sup>④</sup>中得知，在幻觉中还可能会见到未写的书。

若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新情况，对于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故事究竟从何而来，我将会在这里提出疑问。后来，打消我疑问的是我的一个发现。一九七〇年的一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里安特大街（离声名显赫的“探戈庭院”不远）的一家小旧书店里，我在书架上好奇地搜寻时，无意间看到了米洛·汤斯华写的一本名为《观镜下棋》的小书，

---

① 拉丁语，塞纳河上米歇尔大桥附近的奥古斯丁派神父出版社。

② Etienne Gilson(1884—1978)，法国学者。

③ 法语，在回顾这些细节时，我问自己，它们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我梦中所见。

④ 指奈瓦尔的《火的女儿》。

那是卡斯蒂利亚<sup>①</sup>的版本。《观镜下棋》一书，我已经在我的《启示录及其附录》一书中征引过（是间接引用），同时还评论了作者最新的著作《启示录的兜售者》。这本《观镜下棋》是如今业已难寻原著的格鲁吉亚语的译本（第比利斯，一九三四年），而就在书中我颇感意外地读到了有关阿德索手稿的丰富的引证，不过其原始资料并不是出自马比荣编注瓦莱翻译的版本，而是出自一位名叫阿塔纳斯·珂雪<sup>②</sup>的神父的著作（然而他的哪本著作呢）。后来，有一位学者（不便提名）向我保证说（他对书的目录倒背如流），这位伟大的耶稣会教友从未提及梅尔克的阿德索修士。可是米洛·汤斯华的《观镜下棋》就呈现在我眼前，并且它所涉及的情节与瓦莱所译书中绝对相同（尤其是对于迷宫的描述令人确信无疑）。不管后来贝尼亚尼诺·普拉齐多<sup>③</sup>如何写这事，瓦莱神父确实存在过。那么，梅尔克的阿德索当然也不例外。

我得出的结论是，阿德索的回忆似乎如实反映了他所经历事件的真相：那些事件隐含着许多奥秘，作者的来历神秘莫测；慎言的阿德索对于他所留宿的那座修道院的方位，虽然执意缄默，但可以推测是庞坡萨和孔克之间的一个不确定的地带，按照合理的推测，修道院很可能是矗立在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和法国之间的亚平宁山脉的山脊上（似乎是在雷利奇<sup>④</sup>和图尔比亚<sup>⑤</sup>之间）。至于所描述的事件，应该是发生在一三二七年十一月末，可作者写此书的时间却不能肯定。我们可以推算一下，他说自己在一三二七年是个见习僧，当他提笔写回忆录时行将就木，那么手稿可能是在十四世纪最后十到二十年之间完成的。

---

① Castiglia, 西班牙地名。

② 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 耶稣会教士, 博学者。

③ 见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意大利《共和国报》。——原注

④ Lerici, 意大利利古里亚地区斯佩齐亚附近的沐浴中心。

⑤ Turbia, 意大利西海岸地名。



这位德国僧侣十四世纪末写成的拉丁语手稿于十七世纪被一位大学者发现后，由瓦莱神父译为新哥特风格的法语出版，我从法译本译成意大利语。几经思索，能说服我将这样一本原作难寻的译著付梓的理由甚少。

首先，采用什么文体定稿呢？我得摒弃参照当时的意大利文体的想法，那样是绝对不行的：不仅仅是因为阿德索是用拉丁语写的，而且从法译本的行文来看，很显然，他的文化（或者说那种对他有影响的修道院的文化）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年代。很明显，这是好几百年的知识和习俗的积淀，它们与中世纪后期的拉丁语传统相关联。阿德索像是一位未曾受到通俗拉丁语冲击的僧侣。他接受的是基督教初期教会领袖的经典书籍所传授的思想，这与他所叙述的藏书馆珍藏的书籍密切相连。从他使用的语言和书中的旁征博引来看，他所讲述的故事（除了十四世纪的参考资料，以及阿德索自己也无比困惑地记录下来那些往往是道听途说的事情之外）很可能在十二或十三世纪就已经有了。

另外，瓦莱在把阿德索的拉丁语翻译成人们称之为新哥特风格的法语时，破例引进了许多自己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在文体上。比如，书中人物有时候谈论到药草的性能，明显是因袭了那本被认作献给大阿尔伯特<sup>①</sup>的秘密之书，那本书在几世纪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无数次的修改和重写。阿德索肯定知道这本书，事实上，他从中引用的几段，无论是帕拉切尔苏的药方，还是肯定是都铎时代的阿尔伯特的一个版本的明显修改，几乎与原文一字不差。另一方面，后来我查证到，瓦莱翻译(?)阿德索的手稿时，巴黎当时正流传着《大阿尔伯特》和《小阿尔伯特》<sup>②</sup>十八世纪版本。

---

① Albertus Magnus(1205—1280)，中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导师。

② Grand et Petit Albert，指《大阿尔伯特的秘密》和《小阿尔伯特的奇妙的秘密》。